

采桔夕阳下

□ 赵春华

真的很快，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而崇明的道路又宽又干净，更主要的是车辆少，可以放心地驰骋！临近西沙湿地的农庄到了！

一大片的桔园，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桔园，一棵棵桔树上缀满了桔子，几乎每一根枝条上都挂了七八只黄澄澄的桔子，而此刻正夕阳西沉，红彤彤的挂在绿意葱茏的桔树之上，仿佛一枚硕大无比的金桔，长在了整个桔园上，令人欣喜得心悸。主人说：你们到了这里，不用客气，尽管摘了吃。我们哪有功夫腾出手来啊，一个个在拍夕阳拍星星般密集的桔子拍大树枝桠上的硕大的鸟窝，还有那桔树畔种的一畦畦碧绿生青的白菜生菜菠菜，清清的小河里鱼儿嬉戏的涟漪……夜色扑面而来，西天彩云幻化了一座座峰峦，有人惊呼：看呀，云峰边露出月牙儿了！我努力辨认，好久才看到一弯如钩，若隐若现，淡淡的金黄，贴在蓝天之上。这时，我看见四只飞鸟迎而翔，翩翩而舞，构建了一幅静动相融的美丽景致，我用手机将这宁静中的夕照飞鸟新月图一并加以定格，心中满满的愉悦。

归途中，经过一池塘，只听得几声嘎嘎传来，循声望去，朦胧中十几只鹅儿排了队，踏上了它们的归途，无人吆喝，无人驱赶，好有灵性呀！

童心树

□ 戴达

姿势：4 + 1

小马
站着吃马妈妈的奶。
小牛
蹲着吃牛妈妈的奶。
小猪
趴着吃猪妈妈的奶。
小羊
跪着吃羊妈妈的奶。
我
粘在妈妈怀里吃奶。

梅花知时节，燃情不畏寒。似解凡间事，携故入夜阑。那天晚上，一个长梦使得我睡不安枕。梦中的主角，是被后代粉丝称为“梅花传奇”的宋代诗人刘克庄和曾经彼此推心置腹的莆田文友林金松。次日我就给金松的女儿黄鹂打去电话。“昨夜夜里我也梦见了爸爸，奇怪。”她不无惊诧地问，“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你老爸说，家中突发意外，他含辛茹苦写就的《刘克庄传》书稿化为了灰烬……”通话在各据一半的愁怅中自然终止。

撰写《刘克庄传》是金松兄离开报社专刊部主任岗位、居家养病期间决心做的一桩事。2012年春节我前去探望，金松对我讲，刘克庄很了不起，是我们莆田历史上最为耀眼的一株梅花。他的双眸专注而有定力，我即时觉得，那分明是他当年上山下乡开山劈石时注视炮眼动静的目光。他随口低吟了刘克庄《落梅》中的两句诗：“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金松告诉我，自从看了我散文《落梅犹记刘克庄》后，便着手收集刘克庄的资料。总体构架坐实于胸，已经写好了50000字。我暗自忖度，其钟情刘克庄是否有惺惺惜惺惺的意味？八九不离十吧。望着他病怏怏的模样，劝他多多珍重的同时，我默默地祝福他心想事成。

他的认知与我不谋而合，盛年的刘克庄，其精神始终与傲霜斗雪梅花为伍，的确是莆田历史上“最为耀

而此时那些散放在桔园里的公鸡母鸡也自己“回家”了。一抬头，空中的电线杆上筑有一口大大的鸟窝。真是的，这里的鸟儿不仅筑窝树上，还把家安到电线杆上了！

这时大家才有空在路边的桔树上随手采摘桔子，挑那皮薄的，剥皮品尝，很甜又无核。主人说这地处绿华，就叫绿华桔吧。想起陶渊明了，“采菊东篱下”，我们应是采桔夕阳下呢。

到住地稍事休息，有人吆喝着开饭啦！到了饭厅，桌子上已经放了好多菜了，一盆河虾，一盆白斩鸡，一盆油炸小鱼，一盆红烧羊肉，还有山药草头豆瓣牛肉青菜土豆丝，更有大碗雪菜鹅肉汤，还上了一人一只崇明大闸蟹！十多年前来过崇明吃过崇明蟹，那时的蟹不大，而如今的很大，我前不久刚去了昆山吃阳澄湖大闸蟹，两相较，这崇明蟹一点不输阳澄湖的蟹了！满满一桌子的崇明土菜，又有主人热情地用上好的崇明老白酒款待，让我差一点醉在桔园了！

第二天清晨，同行的四人去西沙湿地看风景了，我独自留下来在桔园旁的河里垂钓，银色的霜铺着木栈道，气温比市区低，鱼儿进塘子慢，直到近午，才在一个塘子里钓得六条鲫鱼，这是真正的野鲫鱼哟，中午时叫厨师杀了烧汤喝，无人不喊鲜。

问

猫脸花丢了猫儿脸
就不是猫脸花了。
虎尾草丢了虎尾巴
就不是虎尾草了。
眼镜蛇丢了眼镜就不是眼镜蛇了。
蜈蚣丢了九十九只脚
就不是蜈蚣了。
小蜗牛丢了小房子
就不是小蜗牛了。
咱人丢了什么，就不是人了呢？

莆田梅花

□ 曾元沧

眼的一株梅花”。在宋代著名诗人中，根植莆仙一带的，不完全计数就有七位，按出生年份排序，他们是蔡襄、方惟深、黄公度、陈均、王迈、刘克庄、陈文龙。身为“江湖派”诗人的刘克庄原先身份卑微，后来官至工部尚书（相当于今之建设部长）。如果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他的官，独福独乐，何愁食不肥甘、衣不轻暖，完全可以过人上人的好日子。然而，他没有这样。他不惧邪恶，敢于寄寓梅花抒发心声。其《落梅》一诗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无数“迁客”“骚人”颠沛流离的不幸，为当时深受抑塞的广大文士鸣不平，被心怀叵测的谏官指控为“诋谤当国”而获罪遭贬，坐废乡野长达10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轰动朝野的“落梅诗案”。因负案在身，虽再度出仕，多数时间被贬斥。刘克庄依旧执著修为，风檐展书，古道照颜，坚守远离浊流的可贵本真，爱国之心似放翁，高洁之志似稼轩，其人其品惟有梅花堪比。

告辞出门，我心中还在默默地为金松祝福。一路上往事萦绕，恍若眼前。那是2003年腊月的一个大

马陆塘畔

阿根廷湖畔的卡拉法特小镇

□ 田永昌

阿根廷湖是阿根廷最大的湖，也是南美大陆最大的湖，卡拉法特小镇就座落在湖畔。小镇虽小，只有一万人口，但很有意思，现任女总统的故居就在不远处。据导游介绍，女总统常回来居住，只要看见附近机场上停着她的专机，就知道她回来了。我们在小镇上住了一夜，第二天驱车去大冰川的路上，经过女总统的家，只看见了保安人员住的房子和高大的树木丛中一片红房子，导游说那红色房子就是总统住的官邸。一个国家领导人这么眷恋她的故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个人无论多有钱，忘记了生他养他的母亲，这人我不钦佩，起码感觉他心残。一个人无论地位再显赫，忘记矗立在泥土上的故乡，我觉得太不应该。从这点上说，我从心里对阿根廷总统充满深深敬意。

因为去大冰川前在小镇上住了一夜，第二天看完大冰川后又回到镇上用餐，然后去依湖而建的机场，乘航班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就有充足时间领略小镇风情。我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小镇风情，玲珑，多姿，舒适。这里看不见一幢高楼，基本上是二三层的小楼，这些小楼的外观都被各种颜色涂抹，五颜六色很漂亮。商业街只有一条，很风情也很浪漫。很多餐馆门口都有雕塑，最有意思的雕塑是，

有家小饭馆门前托着盘子招呼客人的老人雕塑，旁边还有个座位，你可以坐下去依偎着老人拍照。小吃店，小百货店，小古玩店，小土特产店，一家挨一家，但都经过精心装饰设计，各自显示着商店经营风格和特色。在一处不大的广场上，还有几对男女在跳探戈舞，那热辣舞姿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整个小镇规划有序合理，建筑树木色彩搭配恰当互补，既安静又不失热闹。我还特别注意这儿的另一道风景，这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大都是青年男女，男孩帅气，女孩漂亮。一个地方帅哥美女多了会特别亮丽特别青春特别养眼。这般帅哥美女，在我们国家大都在大城市的酒吧，歌厅混了。小地方看老头老太胖瘦有，但帅哥美女就难得一见了，都凭脸蛋身材在大城市吃点青春饭呢。毕竟青春不了多少年，这也理介。但阿根廷的帅哥美女为何愿呆在小地方呢。看得出来，他们都很敬业，凡是有客人进店，不管买与不买，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服务。这种服务比在首都布宜斯诺艾利斯还要好。让你感到很舒服很有宾至如归之感，当然也很情愿花钱消费。我曾在导游陪同下与一位美女服务员交谈过，她说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习惯这儿生活，熟悉这儿风情。看到有人这么

喜欢她的家乡，非常开心。她要把服务工作做得让游客满意，让更多的游客喜欢她的家乡。她还反问我，听说中国男女孩子都喜欢向大城市跑？乡村都是老头老太和小孩了，其实，还是家乡没建设好，缺少吸引力。如果家乡各方面不比大城市差，谁还愿向大城市跑？听到这里，我倒对这位异国女孩子刮目相看。众手浇开幸福花，大城市的昨天也曾是穷乡僻壤，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用双手建设起来的。推进城市化建设，并不就是让农民工向大城市跑，把妻儿老小甩在家乡，然后再掀起春运大潮，千辛万苦回家团聚几天。我很爱这个小镇，更钦佩小镇上兢兢业业工作的年轻人。一个人应该懂得，外边再好再辉煌，毕竟那是人家的。只有用自己双手垒起的大厦，推窗才是旭日东升。从这点上说，我对小镇和所有为小镇的繁荣和兴旺做出贡献的人们充满敬意。

我们住在小镇最高处的一家宾馆里，窗外，莫雷诺大冰川崩塌后冲下的大冰块在夜色里闪着蓝光，你拥我挤着漂流在阿根廷湖上发出阵阵涛声。走到屋外，蓝蓝的夜空中，大大小小星星欢蹦乱跳着以乎就要落下地面。实在是太美了。但更美更让我难忘的还是卡拉法特小镇和小镇上的人。



也不足为怪，这是人性的消极面始终蛰伏于社会上下，伺机冒出头来，起了左右时局效应的结果。故此，治理地方乃至国家，一直掣肘于人性道德，不是容易的事。刘克庄安眠于江苏昆山亭林之隅，他若泉下有灵，不知会对如今自己的家乡莆田说些甚？是否会再来一首梅花？发达时人善于一分为二，开口多强调看主流基本面，对诗人刘克庄，这个要求可能有点高了。他难落后针对南宋“国脉微如缕”的情状，不辞晨昏创作的一百三十多首咏梅诗词，啼血洒梅枝，丹诚映日月，印证了他用灵魂汲取了实事求是的义理，也揭示了他不平则鸣的坚毅磊落襟怀。

梅峰寺的建造比刘克庄诞生早了百余年，想象中他登临过，不然其笔下梅花与那里的梅花怎么都那样风姿秀逸富有禅意。如今，山岗上的梅花芬芳依旧。而与梅骨梅心相通的，是莆田源远流长的文脉。在一年又一年仍被敲响的古寺晨钟的余音中，我高兴获悉，金松兄生前来不及写完的《刘克庄传》将由女儿黄鹂接笔续墨。多给她一些时间，这份期待也就多了一些兼具人文和艺术质感的韵味。

“落梅诗案”是上苍留给莆阳大地生生不息的谏介文人的一份惦记。莆田梅花绽放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地上，摇曳在迎送春秋的风中。谁说刘克庄已然远去？他白髯飘飘，目光炯炯，正含笑于四野梅丛。

啊！……少顷话锋一转，金松联系自己说道：“多年来，公众媒体职业锻炼了我，养成了为大局敢担道义责任的自觉，对报社交办的事，从来没有怠慢过，谈不上什么奉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呗。”身在外还不忘本职，让我为之顿生敬意。

是时他的神情，似乎比看到他老宅那棵三四百年的龙眼树被正式挂上保护名木的牌子还高兴——遗憾的是，那块牌子只在他的梦中闪现，直至有一年祖宅被夷为平地、古树被没商量地挪往别处也没有挂上。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古树名木，还有那呼叫无助、欲哭无泪颤巍巍的老母亲，更有“莆田九牧林”（包括林默即妈祖在内）嫡系宗族清风岭祖坟“轮年领祭”者、一介文人没处搁放的自尊心。他宁愿让心碎成梅花残瓣，也不向无视历史遗存的蛮狠之辈妥协。梅峰寺一游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争奇斗艳的梅花，还有金松硬气若梅的秉性……

竖看历史，就说刘克庄生活的宋代至今吧，大小不等的悲情故事时有上演，可谓“涛声依旧”。静心沉思，